慈溪黄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六

慈溪黄氏日抄分類卷九

讀春秋 三

僖公

名申莊公子母成風閔公之庶兄謚法小心忌畏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岷隱曰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即位禮愚按此本左氏說諸家近多異說岷隱平心觀理始復其舊爾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上海圖書館藏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遷之夷儀而城之救患禮也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栢公用兵主於持重崔氏曰古之用兵觀勢而後動次于聶北爲之聲援而救邢也威公（[illegible]）攘夷狄而安中國卒復衛邢傳言次非救似誤矣愚按經曰救邢說者安得他爲之辭夷儀公羊作陳儀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姜氏齊威之女在魯淫逆殺二子幾亡國故威公

召而縊殺之于夷以其尸歸魯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補足文

〇楚伐鄭傳謂鄭即齊故也〇會于檉傳謂齊謀救鄭也〇楚荊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故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〇謀救鄭而先會諸侯者先儒謂楚方強威公重於抗楚而謀之審也木訥曰鄭今在會何救之有蓋謀伐楚也楚成仇鄭至再不可不伐齊威以近諸侯雖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未周則楚未可伐故明年先城楚丘〇岷隱謂三年後方有次陘之師〇檉公羊作打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謂姜氏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魯怒其以姜氏與齊故敗之于偃木訥曰非也齊欲姜氏邾能抗而不與乎此雖魯有所不敢尚何責邾藉令責之何不責之未會檉之前而乃責之於既會檉之後蓋邾本附庸於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邾子瑣受王命其幽之再盟亦不敢與蓋猶附於魯也今檉之會邾人始預其列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

從齊而不復附魯爾愚按世遠莫知其詳此說雖異而頗近理姑録之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力知反挐女居反又女加反）

慶父弑逆而奔莒莒人逐之慶父縊于汶上莒人以爲得賊而求賂於魯魯弗與邾師來伐公子友敗之于酈獲莒子之弟挐本詘曰酈魯地也兵端在莒公子友敗之正也非詐也特未陳而敗之耳

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殺之魯請之也不書姜闕文也本詘云

二年春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狄滅衛諸侯城之將以遷衛張氏謂齊威公役而魯往城之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春秋書哀姜然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闕姜字而指以爲貶者亦過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取虞虢先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受其賂而導之以伐下陽虞虢之塞邑而晉師所入之路也下

陽滅則虢亡而虞隨之矣虞受晉賂故先虞師下陽公穀作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近於楚楚與國也齊威將伐楚故先遠交以孤楚之勢宋訥曰威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貫公羊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記異也夾漈於明年春夏不雨注之曰前冬十月不雨不應書其書爲此始也

楚人侵鄭

張氏曰莊三十二年楚成王殺子元用子文子文毀家紓國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威兩年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亦不在僖公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自穀梁謂因僖公閔雨而書諸儒遂多以爲公能憂民之憂

徐人取舒

崔氏曰舒蓋楚屬邑也徐人恃齊而取之其後楚亟伐徐先師謂威公倡霸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爲惜乎婁林之不救

六月雨

杜氏注示旱不竟夏愚謂詳上文春正月夏四月不雨一語而盡之矣自穀梁謂因僖公喜雨而書諸儒遂多以公爲能樂民之樂或者因詩頌僖公謂僖公爲賢而然也然詩特頌禱之辭初無其實於春秋則未嘗見其賢也竊意雨不雨關民命故因其實而書耳六月之雨足以救四月之不雨耳豈爲僖公而書哉四月不雨六月雨爲雨不竟夏是四月六月皆夏正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張氏曰去年盟江黄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李詡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自僖元年至今楚兵三加於鄭矣鄭伯欲成孔我

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陘音刑）

岷隱曰、齊威圖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猶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意、此威公之詐也、木訥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户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

娶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之户門啓矣、嗚呼、一問而楚詞屈、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懾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左衽者、威公之力也、孔子稱其一正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陘之師也、〔陘〕楚地、先師亦嘗言威公怒蔡、因以爲名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非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桓之功偉矣

夏、許男新臣卒

說者謂病於師、歸卒於其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木訥曰楚知齊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於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橐櫜而歸、威公之績大矣、先師亦言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秋之盟未有懿於此者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轅）濤塗、慮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及江黄伐陳者、魯受齊命也、（轅）公穀作袁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木訥曰策勳於廟、爲得其實、此因其實而書之、然則與其他至者名同而實不同矣、服楚而歸中國同慶也

葬許穆公

即新臣也、（穆）公羊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張氏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茲公羊作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譖申生而殺之其後奚齊亦見殺晉亂者二十年故穀梁謂其其殺者惡晉侯董仲舒謂爲人父而蒙首惡之名

杞伯姬來朝其子

相朝諸侯禮也時杞伯在而杞伯姬乃攜其幼弱以來朝魯氏隱謂伯姬庸愧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爲婦之道矣

衆秦缺二

余長壽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謂娶於牟（朱訥謂）茲公子牙之子牟微國茲前年伐陳已專兵今如牟疑私交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王世子以繫天下之望又諸侯自盟而王世子與以表其尊不動辭色而世子之位以定

其後世子立是爲襄王而雒邑之鼎恃以不移威之力也時惠王欲易世子故不悅威公此舉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志在從楚而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張氏曰威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逃者匹夫之事也鄭伯徇私違衆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不盟示譏曰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重然威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鄭文豈特威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人齊侯等會于洮鄭伯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賤之極矣先師嘗言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此殆要語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修備故亡張氏曰弦黃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木訥曰楚滅弦自鄭伯逃盟始鄭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之貪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愚按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侯攘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

一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而楚豈易伐哉書生以口代兵言之易易耳使爲齊威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敗塗地也夫弦非黃比也弦誤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此則齊之罪爾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書災

冬晉人執虞公

虞（貪賂）同晉滅虢晉師還館於虞襲滅之岷隱曰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書晉執如執一夫然言其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以諸侯伐鄭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伐而不服故圍新城以待其服楚欲救鄭故圍許以攻其所必救諸侯即釋鄭以救許而楚退先儒謂抑暴救患此齊威之義也伐鄭遂救許而獨書公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左氏載許男面縛降楚木訥曰許不旋踵與洮之會豈有服楚之理愚聞先師王宗諭貫道曰遂救許則許圍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多若楚失之誣爾愚按左氏傳秋

敉許而楚子已還至冬而乃面縛見楚夫面縛者圍急而出降之事也安得圍解數月之後無故面行此左氏雖欲誣而其言無理恐識者亦不信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以其逃首止之盟嘗伐之而猶未服也木訥曰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搖首止之盟寒而楚人亦有以議中國也故急於服鄭

夏小邾子來朝

郳犂來也齊威請於王命為小邾子故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本自楚來鄭故道鄭背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殺申侯以說齊左氏謂陳濤塗愬申侯反已於齊譖而殺之木訥謂若然則申伯蓋忠於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為說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之盟謀鄭也鄭先以世子聽命以卜齊之意世子乃反欲背鄭管仲以其不義勸齊桓拒之明年齊為之請王人而講洮之盟木訥曰齊之於鄭期於服之而已

曹伯班卒

昭公也立九年卒班公穀作般

公子友如齊

木訥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聘聽伐楚之期而涖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威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如齊十七年而齊威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五年一聘之節未嘗廢愚謂木訥之考訂詳矣然事霸主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皆春秋之習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七月卒冬而葬時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他刀反）

此所謂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者也左氏謂盟于洮謀王室也惠王崩襄王立畏叔帶不敢發喪而告於齊也然按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會洮乃在今年之正月於謀王室之説不合左

氏則謂王崩在去年冬閏月至今年十二月方發喪而告未知然否恐秘喪不發難於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爾葉石林曰鄭殺申侯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甯母之盟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洮之役以王人會而鄭伯始乞盟木訥曰甯母及洮兩合諸侯皆為鄭也鄭塞華夷之衝其地虎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為太叔請制〻即虎牢在漢為成皐在今為汜水天下之形勢繫焉楚得之則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扞楚鄭即楚則虎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愚聞之先師謂前所圍鄭新即齊賜申侯之虎牢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木訥趙氏曰狄之為諸侯患久矣前日狄伐邢齊救而城之狄入衛齊徙而封之今狄伐晉齊侯如不聞盖自齊之覇晉歷三世未嘗一窺齊侯之壇坫齊不伐晉幸也何狄之問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謂致哀姜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於同不祔于姑則勿致也盖僖公以姜氏之惡不敢致其主於廟遲〻八年大舉禘祭從而致焉本朝胡氏孫氏劉氏張氏崔氏皆祖董仲舒劉向之言以夫人為成風而致夫人者立妾之辭也盖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木訥謂二說皆非也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則夫人為姜氏而僖娶於齊審矣夫人者時君之夫人也未知孰是然以禘而致恐非夫人廟見之義合從左氏為哀姜耳先師亦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立二十五年崩而襄王立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桓公也立三十一年卒而襄公茲父立御公穀皆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宰孔也宋子者桓公未葬

而襄公出會非禮未葬稱子繼父之義也張氏曰宰周公天子之為政者不殊會之宰權雖尊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也陳止齊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愚謂此春秋書法之精也先師謂宰孔先歸諸侯自盟故不及宰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說者謂內女許嫁而卒以成人之喪治之所以篤兄弟之義此僖公之賢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毋專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毋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近世張氏洽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

故穀梁氏謂陳牲而不歃血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其提綱挈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木訥趙氏鵬飛曰襄王即位適丁齊威之方霸威公於是主葵諸侯會周公于葵丘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是一實為春秋之冠王室賴之多矣石林葉氏夢得則曰襄王之立非惠于意而惠后猶存襄王未[illegible]得終安其位此霸主之所當憂王亦出內臣之[illegible]無易樹子[illegible]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illegible]則亦[illegible]之惡不但往不預也武夷胡氏安國[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初命之詞則知桓公

翼戴王室[illegible]矣愚[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威公一正天下民到于今[illegible]孟子[illegible]行主始力賤[illegible]伯於葵丘之[illegible]加力稱之[illegible]則葵丘之會之盛可知至公羊[illegible]葵丘之會[illegible]而矜之叛者九國左氏[illegible]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以[illegible]於葵丘之會有疵焉何耶蓋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亦[illegible]非正者驕易生誠亦有如二氏之譏云爾然叛者九國不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生民之免左衽正以桓公伐戎伐楚之功而宰孔反以為非非齊之不能大

戢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大國之獨不恊力也柰何晉方欲如會而反止其行或者襄王雖立而子帶傍睨宰孔雖身預其會陰有貳心者耶、然則九國之叛、綱實而宰孔之言非公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佹九委反）

獻公也、立二十一年卒、而惠公夷吾入立（甲子公卒作甲戌、張氏曰、前已書戊辰、不應甲子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佹、公穀皆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逐公子夷吾重耳、而寵嬖孽奚齊、使荀息輔之、獻公荀息皆非也、故獻公卒而里克殺奚齊、里克雖不應殺、而奚齊不應立、里克心在立正、故不書弑君而書殺其君之子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氏曰、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畿內邑、司寇蘇忿生之後居之、故稱溫子）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既殺奚齊晉國無君荀息與國人立奚齊之弟卓〻立踰年已為君矣克又殺之故書弑其君髙氏閌集注曰殺奚齊不恕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臣淂以肆其姦慝按荀息為獻公傅奚齊與卓而許獻公以死者也公羊嘉其不食言先儒謂其從君於昏又罪其無益於君而自取勦滅是自經於溝瀆者愚謂驪姬亂其國人神共憤奚齊與卓豈有可輔立之理荀息受其託孤蓋愚人耳既誤其君又累其君之子而又自禍其身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岷隱曰威公既覇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為許伐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殺奚齊與卓夷吾輅秦竊入而立左氏謂殺里克以説明已非簒也然里克本重耳之傅故穀梁曰里克所謂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是以殺里克先儒多謂克當獻公廢立之初不能庭爭而中立以及異日之禍此至論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岷隱曰書冬而不書月其為深冬〻未可知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民物必有凍死者故春秋謹而書之愚謂雨雪常也書者書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崔氏曰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杜氏註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域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岷隱曰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為永戒今僖公不特偕

如齊也又同會齊侯於陽穀此何禮也夫婦失道甚矣張氏曰諸侯會霸王而婦人與焉威公霸業遂衰而僖公怠棄國政亦自此始

秋八月大雩

旱也大雩僭也

冬楚人伐黄

黄恃齊不事楚〻伐之齊亦力不能救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杜氏注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黄

然爲臣而執君、君執而臣返、皆背理甚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許）自二十七年從楚圍宋、踐土之盟、于温之會、許又獨不與、故晉以諸侯圍之、曹伯以拘于晉、晉文感侯獳之言、使之復國、曹伯不至於國、遂即來同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國君之名、書來不書朝、公羊謂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木訥曰、公會于温、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則九例謂後事大則以前事致者、於是不通矣、愚意承上文言之、無他義也、說者鑿爾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亭歷反）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木訥曰、翟泉周地、以大夫而盟王臣於天王之側、抗可（知）矢也、岷隱曰、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於晉伯、閑於

也然則舊說指召君爲諭者召君之有無雖未可質言而果召君則不足於諭誠有如木訥之言也諭固自有在也胡氏曰河陽之狩三家皆謂再致天王以誤矣溫之會天王未嘗與自爲河陽之狩耳何以言之踐土之盟而朝之一日於盟之上知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朝于王所三者以異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然河陽遠矣（過以諸侯會於溫也）之時而遠爲河陽之狩是王實會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

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子狩以其地言晉文行霸帥諸侯朝于以尊周室春秋予之此所以志公之朝也蓋假召王者左氏之言而下勞者後世之說於諸侯之說而猶以王之狩爲下勞君以綏之爲此則諸侯之會是溫天王之狩往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申朝于王所其事不過如此若王室衰諸侯強天下因出狩而就見其迹亦曉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以元咺之訴而執之也元咺訴得直故復歸于衛

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愚按諸家皆痛詆此盟謂書及而不書公及者爲魯諱書人者貶諸侯也按公穀二傳所載經文皆作公及而左氏於傳亦作公及獨左氏所傳之正經無公字其闕文未可知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聖人實書其事善惡昭然未必陰爲譏詆如凡例之云也翟泉公穀作狄

秋大雨雹

陽氣方盛而陰脅之爲雹大者過甚之名春秋書大雨雹者二

冬介葛盧來

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

左氏謂狄間晉之侵鄭也故侵齊岷隱曰按僖公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人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三年狄皆侵齊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夫狄豈可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哉木訥曰齊威之霸狄伐晉而齊不救者憾晉之不從令晉文之霸狄侵齊齊已從晉晉何辭而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一伐楚再朝王至翟泉之盟已不親矣晉文剛毅

果敢過於齊威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衛成之奔元咺奉其弟叔武守衛衛成歸反殺叔武元咺訴於晉晉執衛成歸之京師元咺復歸衛立公子瑕故衛成再入而殺之元咺許君而專立有罪矣衛侯鄭亦書名者先儒謂殺叔武公子瑕皆非其罪而戕天倫也或曰魯請於天子而天子使之歸故名也猶忘瑕亦嘗立故各書名爲別如突忽歟

晉人秦人圍鄭

崔氏曰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交睦故相與圍之愚按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嘗過鄭鄭無禮而貳楚不訥曰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同盟豈至是而始責舊怨哉蓋安定亦云討翟泉之不會此說是也

介人侵蕭

張氏曰介再來魯求援而後舉兵也不訥曰蕭附於宋介附於魯石氏曰蕭姬姓宋附庸後楚滅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岷隱曰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胡安定

曰、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者至尊非諸侯可抗也、木訥曰、子遂如京師而遂如晉、則是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魯盖以答周公之來、本乎晉侯以戎朝王而致、故既已聘周、不可不如晉以報其私焉、是聘使之制出於周、而勢閥之恩歸於晉也、然自隱至莊、天下聘魯者五、卒無一介之使如周、則今日公子遂之行、已爲非常之禮、尚何責其遂如晉耶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左氏、謂晉分曹田取之也、如晉者拜曹田也、公羊謂晉取曹所侵而班之、諸侯也、任氏黎氏諸家皆以爲曹田曰非其有、故書取也、石氏劉氏諸家皆以爲魯田、曰不繫國、則我之有也、趙木訥又曰、魯兵嘗追齊至濟西、我之地也、宣十年又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歸我、則本魯田也、惟黎氏以爲非曹非魯不可追治其田之向來、嘗自周衰相吞滅而致魯本、封百里耳、至鄭夾谷則曰魯之濟西、比曹、比比齊晉、文討曹而分其地、魯得濟西之田、此語覺深經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木訥曰郊之制自惠公請之周雖有其制而未敢用僖公首舉之故卜之卜之至四而不從天豈容僭哉而猶三望是祀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三望之說諸儒紛紛惟代瀕沿者是也石林曰呂不韋之書曰卅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王爲〻之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遍方望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皐門爲庫門應門爲雉門雖爲之別而孔子不與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止齋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鄒氏經世書惠公實立於秦襄公祠白帝之後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衛祝鮀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

三上野　習改石飼一作　嶋　夫

之宮而始問羽數周公閟來聘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于以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尚有識者皆拒怯遜謝而魯人竝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愚按復明堂位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之說自劉歆始以史角之事爲據至木訥述用之甚明不林與止齋參考之甚備故悉錄於此明堂位之說出於漢儒在秦書呂覽之後其不足據亦明矣但木訥三望之說主岱濟淮以魯言也恐不若戴異岷隱謂魯僭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其理尤白（[illegible] 繫音樂）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木訥曰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杞亦有君乎何朝覲婚姻皆出於婦人也伯姬亦悍哉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齊侯城楚丘以近衛蓋三十年矣齊威亦沒狄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至十八年二十一年又侵伐之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帝丘以避晉文不救蓋已衰矣明年而即世愚聞之先師曰衛

益徙而西也帝丘顓頊之故地去楚丘又二百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也立四十五年卒捷公羊作接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焉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生十有七年而出奔在外十有九年而入國入國五年而霸一戰勝楚再朝王所傳之襄公悼公平公定公皆能嗣其業以宗諸侯天下賴晉焉二百年使齊威既沒而不有晉天下不旦而爲夷矣故霸業惟齊威晉文爲盛以此齊威晉文爲可以言霸世稱五霸者非也霸之爲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威晉文是也宋襄欲行霸戕中國而結夷狄霸之反也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霸之變也皆不可言霸也霸惟齊晉安有五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春秋之世主之者齊威晉文耳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其力詆桓文者有爲之言也後之讀春秋者弗察也凡威文之功皆指以爲威文之罪鳴呼獨不觀威

公未覇天下之亂爲如何、威公覇而天下定矣、威公甫沒天下之亂又如何、文公覇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爲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而顧以爲罪可乎、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焉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漓諸侯卿大夫之殺奪僭竊者終不可盡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爾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穆公千里襲鄭事不成而中道滅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魯自僖公二十六年伐齊取穀至二十八年、公子遂始如齊越今五年齊始聘魯或謂此報聘也或謂晉文方沒諸侯無所適從而締交也或謂晉文既沒齊恃強欲主盟而修舊好也皆未知然否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初秦晉同圍鄭秦私及鄭盟爲置戍於鄭反又私約其戍爲内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滑比鄰於晉者也原軫於是勸晉襄公邀于殽敗之匹馬隻輪無返孫氏曰晉文卒未逾年秦由僻陋乗中國之無伯越數千里以伐鄭其無

晉也甚矣書曰敗秦師所以甚秦之惡而與晉之勝也高氏曰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懲秦亦晉之將中亦衰鄭氏曰襄公之不替伯自殽之役始晉之終於伯亦自殽之役始愚按諸家多罪晉襄負秦納晉文之恩又罪其忍憂而興戎先師上貫道嘗言釁自秦啓曲不在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及拘尋常則晉果不可繼伯而秦横矣

癸巳葬晉文公

勝秦而歸乃葬猶不失五月而葬之禮

狄侵齊

左氏曰因晉喪也東萊曰文公一死便來侵擾春秋時若非霸主時復整頓如何成中國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杜氏曰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高氏曰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忱憑曰升陘之敗魯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至伐其國報亦甚矣木訥曰僖公在位三十有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

至溫之會以諸侯圍之然卒不至故翟泉之盟許亦不與今襄公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蓋恃楚也

僖公於十二公之中見稱賢君者也然世之稱其賢者以詩有僖公之頌而穀梁釋春秋著不雨爲公之閔雨書閔雨爲公之喜雨也然頌乃臣子頌禱之辭皆無其實春秋之書閔雨書不雨者特以其閔民事而書後之讀春秋者因詩有頌以賢待公而意其爲閔雨喜雨爾公豈有其實也哉若其滅項伐邾取須句而嘗東取濟西田以楚

伐齊取穀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皆其不賢之實而始僭禮小郊則春秋所書尤不賢之大者也詩人反以郊爲誇尚可以詩頌爲據而意度春秋之書閔雨書不雨爲褒也耶不訥趙氏以詩頌其美而春秋載其失也折衷而爲之說曰僖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方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中國無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威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公亦與其會方晉文之未興也僖以楚

等爲諸侯不出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謂狄伐晉及箕晉敗之于箕然則此亦乘晉之喪而晉襄再勝外侮也岷隱曰狄爲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此郤缺之雋功也木訥曰狄自伐邢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今年春齊使國歸父來聘臧文仲勸公朝齊謂親有禮社稷之衛也故今公如齊然報聘而親之似過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路寢爲正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岷隱曰皆時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木訥曰晉文之霸獨許不

師伐齊爲楚人戍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會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酈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如齊以修事霸王之禮此雖出於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鄰國師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於周既取邑而又伐鄰則納君于惡此雖出於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爲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肅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鄫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禘致夫人免

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愚謂木訥折衷之論也錄之以俟來者考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九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十

讀春秋 四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禮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失之也、公羊本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公羊謂會葬禮也、先儒多謂弔賵可也、會葬非禮也、未知孰是、要之王室衰微、諸侯強、每事反下之耳、或又謂五月而葬、今三月而來會、亦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或謂知、公之不請命而反先焉、蓋事勢陵夷、上之每每盈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晉文公季年、衛背晉而侵鄭、襄公告扵諸侯而伐

之先且居勸以先朝王故襄公朝天王於溫而使先且居胥臣伐衛此左氏說也石林讞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或曰因討衛而後朝王非朝王而後伐衛故著其伐而沒其朝愚按此亦據左氏而評之合且以經文爲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先儒謂公不親往拜而遣得臣非也然於經亦無遣使之文

衛人伐晉

衛孔達也不知自反而反伐霸主爲報木訥謂是

亦犯上蓋既無王復無霸則天下亦胥爲夷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敖）慶父之子穆伯也晉伐衛取戚田而疆之敖往會焉禮樂自大夫出始此木訥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前乎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憂倫反）

（商臣）後爲楚穆王（頵）則楚成王也書商臣稱世子以見其有父之親書頵稱君以見其有君之尊商臣無父無君大逆無道禽獸不若也唐呂大圭洪授

文元年　大夫會諸侯自公孫敖始　[illegible]

左氏春秋、廢書而嘆曰、聖人何書此耶、率吏令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惡名不滅、漢曰、實不須聞、須沒他書、瑜遂讀禮、張氏洽曰、頵在位四十六年、更齊桓晉文之時、僭王猾夏、方爭諸侯、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宋、伐齊、每被中國及晉文敗之城濮、辭勢消沮、欲易世子、謀及婦人自取篡逆、蓋夷狄積惡之應如此、後世如匈奴冒頓、魏拓拔珪、唐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本朝西夏曩霄、皆受禍於其子、頵、公穀皆作髠

公孫敖如齊

注云、始聘焉、嗣君也、不訓謂諸侯世相朝、朝必三年喪畢、公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為國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續

秦報殽之役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先儒謂練而作主、十三月也、今十七月後時

三月乙巳、及晉陽處父盟

左氏謂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

文二年　大夫專盟自公孫始　晉襄公繼霸二年　敗秦于彭衙　伐秦

以恥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　石曰內大夫專盟自敖始外大夫列

諸侯會晉士穀於隴公穀作斂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災異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僖公閔公之庶兄而閔公先立僖嘗臣之今文公欲尊其父故躋僖公於閔公之上傳以爲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先儒謂未終喪納幣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是爲王叔文公來赴弔如同盟爽濟曰文公於襄王猶周公於成王也成

王弱有管蔡之變夷王微有叔帶之難輯諸侯寧
王室文公之略也

秦人伐晉
秦再敗於晉今此焚舟之戰也晉師不出秦封
殽尸而還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江從中國今楚有窺中
國之心故先圍江

雨螽于宋
記異

冬公[illegible]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岷隱曰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
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氏曰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大合諸侯
聲罪致討庶幾震恐而江圍可解乃遣一軍豈能
濟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盟於晉而歸也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謂卿不行非禮也貴聘而賤逆之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穀梁謂其曰婦姜已成婚於齊也或曰有姑之辭也末詳謂不稱夫人以微者逆不以夫人之禮待之也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蓋間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陽處父以偏師救之又不直救江而達伐楚故江卒滅

晉侯伐秦

報焚舟之役也

衛侯使寧俞來聘

（俞）即寧武子衛之賢者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時納橐饘以從君於囚貨醫衍以免君於死俞有勞焉至是晉以孔達歸衛故衛侯從來脩舊好魯侯享之歌彤弓及湛露俞不辭又不荅賦魯秉周禮有媿於俞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伊川曰

文四年　[illegible]　伐秦報焚舟之役　寧俞武子之賢

仲子始僭猶不敢同嫡蓋風氏即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不訥辨以爲僖之妾以秦人來爲僖公成風之襚爲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也未可然不後書葬我小君似亦主僖言之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賵芳鳳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含贈死賵贈生）既歸含賵又使會葬是天子成其妾母爲夫人非禮也禮庶子爲父後者爲母緦不書天王止書王者諸家以爲脫不訥以爲闕文召伯穀梁作毛伯

夏公孫敖如晉

公方歸自晉敖即如晉或疑其詣事晉以內固其權

秦人入鄀（鄀音若）

鄀楚屬也叛楚即秦又貳于秦故秦入鄀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後今屬安豐軍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也立三十三年卒終身事楚晉文公圍之而

不服晉襄公伐之而不率者也

六年春葬許僖公

自十月至六年計亦五月而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謂臧文仲使其睦陳行父因娶焉是意在求昏而託聘以往未詳曰陳未有聘於魯魯豈先聘小國如陳者行父之私也敖嘗如晉行父與敖一體之人故亦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一音夜）

於傳則狐射姑怨處父以趙盾易己之班使續鞫居殺處父而奔狄崔氏曰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忠矣未可以爲罪也稱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晉殺處父而射姑出奔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射姑穀梁作夜姑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曰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

其朔日至廟拜謁而已术訥曰常月曰告朔閏月曰告月文公不達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幸其朝于廟岷隱曰禮天子須正朔諸侯受而藏之禰廟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其俱反郚音吾）僖公嘗伐邾取須句其後歸之今文公閒晉之難復伐而取之（郚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不卹民力直書自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立十七年而卒昭公未即位先欲去羣公子故國人攻昭公殺及二大夫傳謂公孫固公孫鄭也崔氏曰嗣君未立而國內亂大夫有以衆死者知非公命故曰宋人殺术訥曰凡君卒而大夫殺非廢置有不順必不能於嗣君者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

左氏載晉襄卒靈公幼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穆嬴抱太子日啼于朝盾乃拒秦

而先蔑奔秦不訥曰晉襄之卒於是朞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哉左氏之説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秦晉自殽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爲是戰晉辭爲曲蔑不用命而奔敵矣焉援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相背也

狄侵我西鄙

閒秦晉之爭也不訥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益遠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岷隱曰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此後魯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諸侯盟自扈之盟始也君子惡之崔氏曰是時晉侯新立諸侯相與會于晉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諸侯比諸侯之恥而晉

之罪也故不罪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略之愚按此前後凡書盟會此誠夫子之特筆諸家皆祖左氏以爲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況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爲公後至耶惟許氏崔氏據經爲說故特錄之然此時魯公尚幼非出趙盾之爲二氏以責魯公未當其是歲中國始無霸主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木訥曰魯有徐患舊矣入春秋服齊桓之令不敢伉諸侯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令其伐莒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立三十三年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羅於明反）

趙盾尊有晉大國雒戎遽會有彊場之交公子遂當國而專故往與之盟衡雍與暴皆鄭地故越晉而可兼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穆伯也如京師者將弔天王之喪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者穆伯嘗爲襄仲娶莒己氏美而

娶之仲欲攻之惠伯平之穆伯已還己氏至是逃
奔己氏也其惡可知

螽

書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大夫孔叔公孫鍾離也司馬公子卬也司城蕩意
諸也初宋昭公未立先欲去群公子嘗致亂今既
立不禮其祖母襄夫人又致亂故大夫司馬死之
而司城來奔穀梁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
柄奪矣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
公[illegible]死於弑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岷隱曰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魯求金亦可念矣
木訥曰諸侯不貢而致天王下求雖金非所以責
魯然下闕則諸侯均所當供

夫人姜氏如齊

此出姜也杜注以爲歸寧木訥同文公並妃匹嫡
嬖於敬嬴生倭嬴嬖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
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年歸齊
張本

文九年